



似水流年



张恨水全集

似水流年

张恨水

博 库

中国·美国·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00K00.com.cn 和/或 www.B00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 博库公司(B00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 包括但不限于: 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00K00, Inc.)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 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 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00K00”, 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00K00, Inc. 的商标。

第一回

秋水望穿采菱舟去 栏干依遍拂面香来

话说：一年之中，最可爱的是春天的四五月，和秋天的九十月，那个时候：都是不寒不热，起居合宜的日子。平常的人，说到江南，都觉得是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，以春天为可爱。其实江南春天，又有一件可厌烦的事，便是雨天多似晴天，家居既闷，出游又有所不可。若是秋天呢？江南第一是不像北方冷得那样快，第二天高气爽，也没有连绵不断的风雨。在这时候，以近乎有水的地方，风景最好。在这本书开幕的时候，便是江南一个水村；水村位在二个湖汊港里，港里的青芦，长得有人样高，在绿色里面，带着一点焦黄，有些早开的芦花，由绿丛中伸出很长的直茎，迎风摇摆，这便暗示水边人家，已是秋深了。青芦外面是水，有些近村的渔船，直撑到芦叶里面去，一点船影也不看见，只有船上烧茶饭的柴烟，由芦里冒出来，或者船头上那根插船的篙子，伸入空际，会让人知道有船。这村里有一个少年叫黄惜时，他就最爱这芦里藏着渔船的生活，他原是一个中学毕业生，

暑假期中，很想到北京去投考大学，无奈自暑假以前，京汉津浦两路，就因为发生了事情，交通断绝。他的父亲黄守义，又不主张他走海道，因此耽误下来，还守在乡下。他自十六岁进中学而后，就不曾在家里经过三秋天气，现在乡居，由中秋又到了重阳，不断的发现家乡山水之美。这日，正是天晴，他带了几本书，一人到小船上去看，将书看得久了，未免有点倦意；偶然抬头，只见对岸芦丛上，零落不成行的几棵枫树，那叶子都红了一大半。湖上的西风，吹了过去；将那满树的红叶，都在半空里打颤，灿烂飞舞。惜时看着很有趣味；便想把船撑过岸去，泊在那枫树下，去领略红叶的颜色。于是放下书本，站到船头，拔起篙子，一篙点在岸上，船就由青芦丛里，倒退出来，船到港中间；水很深，篙子使用，不大利落，放下了篙，正要扶起桨来；划过港去，只在这时，却听到青芦丛中，有一阵笑语之声。原来湖的汊港，多半是弯曲的。惜时泊船之一处，又正在一个之字形的拐角地方，所以船在水中央，被芦洲挡住，却看不到上流的来船。惜时听到笑语声，分明是两个女子，同村子里虽然也有妇女们能够驾船的，然而这里是出鱼的所在，只浮

水面满铺着野菱角罢了。自己只管犹豫，船就让流水横过头去，在原地方，流下七八丈路，赶忙拿起篙子，在船头上一拦，将船头横了过来，自己只顾撑自己的船，却忘了上流头已经有船下来，这里将船横过去，恰好上流头那只船，横着双桨，顺流而下，两下一凑合，看看便要碰上。惜时一阵手忙脚乱，连忙将篙子一伸，点住了来船，同时，来船也有人拿了短桨，将这里的船也顶住；两船缓了势子，慢慢的靠摆，惜时这才有工夫，看那船上的人，果然是两个妇女，一个将近四十岁，犹是乡中人打扮；一个却是剪发少女，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翻领的粉红短褂子，两袖露出圆藕似的胳膊。在这水面上，最是红色的衣服，看着鲜明，这样一个时装女子，又是乡中向来不经见的，突然遇到，不由人不吃一惊。那个中年妇人，在船艄上扶着桨。前面那个少女，坐在浅舱里。面前两个竹篮，盛满了两篮子鲜菱角，这不必说，是在湾子里采了菱角回来的了。那少女手上；也拿了一枝短桨，她抬起一只手来，笑嘻嘻的理着纷披到脸上的短发，掠到耳朵后头去。只在她这一抬手之时，那一弯玉臂，格外的显着欲红还白，正和那个苹果色的圆圆脸儿，露出筋

肉之美。在惜时这样赏鉴时，那中年妇人，在艄上催着两枝桨，悠然而去。惜时扶着篙子，忘了撑船，只是奇怪起来；这乡下哪里有这样一个女子！心里想着，只管向着下流看去，一直望到那船快要抵这一湾港汊的尽头，船只有一只野鸭那样大。他忽然省悟，何必这样呆，这船知道到这里来采菱角，当然船主住在不远的地方，我何不划了船紧紧的跟着，无论如何，我总可以找出她家在何处。正在这里想着，忽有人在岸上大喊道：“惜时你看什么？看出了神。”惜时回头看时，却是他的族兄黄介人，回答道：“我要划船到对岸去。”黄介人道：“你把船划回来，我有话告诉你，前面去的那一条船，我知道是哪一家的。”惜时道：“我打听那船作什么？她没有碰着我的船，我也没有碰着她的船，我们并没有什么纠葛。”黄介人便不多言，掉转身走了。惜时撑着船，弯到对岸枫树下面，将篙子把船插住，但是没有心看书，也没有心看风景，望着一湾流水，明闪闪的叠着小浪，流入两方青岸合缝之处，只是出神在船头坐了一会，自己一个人忽然说起话来道：“还是去找介人问一声吧。”于是：将船撑过岸，携了书本，到村庄东头一个私立小学校来访黄介

人。原来他就是这里的小学校长，他早就散了学，背了手在田埂上走；看看他家的佃夫，挑了新割的稻子，挑向稻场去，偶一回头，看见惜时来了，便迎上前笑道：“你是找我来了吗？”惜时道：“我回家去，顺便看看稻。”介人摇着头，笑了一笑道：“老弟！你既然有事求我，你就不该说谎呀！”说着，用手一指稻场上的稻堆道：“我爱着这个，是为了一年之内，可以不挨饿，你爱着这个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这爱虽然是一样，不过是在水面上的活动东西。”说着，他伸手拍了惜时的肩膀，笑着轻轻的道：“你的眼力不错，那个人儿，原不是我们这里的人物。”惜时道：“不是我们这里的，难道还有几百里路以外的人，跑到我们这里来采菱角吗？”介人道：“自然不是为了采菱角，而从几百里路外跑来，然而几百里路跑了来之后，再来采菱角。这总也是可以的吧！告诉你吧：她是由省城里来，到水竹庄陈家来看她姐姐的。”惜时道：“莫不是陈步贤的小姨子？那她应该姓白了。”介人点点头，惜时道：“你怎么认识她的呢？”介人道：“我也不认识，是步贤的孩子，在学校里对同学说：他城里的小姨来了，小姨天天到湖汉子里采菱角给他吃。我刚才在岸上看见那

采菱角的船，我想不是她，这里还有谁？”惜时笑道：“步贤，是我很熟的人。……”说了这句，他接不下去了。心想问这个姑娘，与陈步贤熟不熟，有什么关系哩？介人道：“是啊，我也没有说你和他是生人，你若去见步贤，或者他可以介绍她和你见面的，哈哈。”惜时笑着，道了一声：“胡说！”掉背回家去了。乡村人家，到处都露着古风，物质上的设备，往往是和城市上相隔几个世纪的。在城市里的人；总是羡慕乡村自然的风景，在乡村里的人；也总是羡慕城市里物质文明。惜时回到家里，天色已是昏黑了，走到堂屋里，远远的就看到祖宗神位下香案之上：放出一点绿豆大小的火焰，照着屋子里带着一种淡黄色。那正是一个黄篾架子，上面摆了一只圆瓦碟，碟子里盛了一碟子菜子油，放了两根灯草，这就是所谓油灯了。惜时立刻想到住在城市里；电灯是如何的光亮，而今在家里；却是过这样三百年前的生活。然而还有城里人，老远的跑了来过这种日子，这又可想各人见解不同了。正想着，忽然有人叫道：“黑漆漆的你一个人站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吃晚饭去。”说话的便是惜时的父亲黄守义，他是终日衔着一杆旱烟袋的。惜时虽不曾看得清楚，

只在这一阵辣气冲人的烟味里认识着，知道是他的父亲了，便到厨房里去吃饭。乡下人的厨房，都是很大的，照例是柴灶的对方，放着桌子吃饭，为的是盛菜装饭，来往方便。这一个大厨房，就是灶头上烟囱边，放了一盏竹架子的煤油灯，这种架子；很像城市里的自来水塔，也像消防队的警楼，只是一面多了一个提携的提柄。架子上架着一个洋铁扁壶，因为绝像无腿的甲鱼，所以乡下人就叫着洋龟，龟嘴细而且长，挺直的伸着，吐出一根灯草，那里就是灯的发亮处了。对于这盏灯，惜时会屡次提议要革除，只看着那洋龟灯头上，半寸长的火焰，倒吐出四五寸长的黑烟来：是多么有碍卫生。父亲每年收着整千担稻子，要合四五千块钱，为什么省着一盏玻璃罩的油灯都舍不得买。黄守义先是不理会，后来惜时又说：“人生要钱，无非是为的衣食住，并不是为求着堆在家里好看，有钱不花在衣食住上，挣钱就没有意思，本来不花钱，何必拼了命去挣呢？”黄守义听了这话，只说：“小孩子胡闹，若是挣来就花掉，世上哪来几百万几千万的大财主。”惜时觉得一盏灯的事小，挣钱为了什么？这个理由，必得说一说，就对人说：“有一天钱到了手里，

必得要狂花一阵。”倒是这句话打动了黄守义的心，就折中两可，买了三盏玻璃罩灯，惜时的书室里一盏，卧室里一盏，厨房里桌上一盏。那三盏灯虽然天黑时就点着了，可是要等惜时用得着的时候，才能大放光明，不然，就只留着红绳粗细一丝光焰。这时惜时走到厨房里来，他母亲乌氏看见，连忙将桌上一盏玻璃灯的灯头，拧得大大的。惜时皱了眉道：“这为什么？还要等到我来才亮上煤油灯，就是先点着了，也耗不了多少油。大概卖一担稻，足够点两个月吧！”乌氏笑道：“孩子！我们虽省俭一点，但是在你头上，并没有省过钱啦！况且我们省下这分家财来，也是留给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呢？将来你成了家，你就知道作父母的苦扒苦省是为了什么了？”惜时也不作声，自坐到桌子边吃饭。他家虽是一乡的巨族，可是自家吃饭的人很少；只有五个人，除了黄守义夫妇和惜时，此外还有个寡嫂冯氏；一个六岁的小侄子小中秋儿。三代坐了四方，桌上一碗煮豆腐，一碗盐菜，一碗炒老茄子，都放在桌中心。另外一碗红辣椒煎乾鱼，一碟煎鸡蛋，都放在惜时面前。小中秋儿和他母亲一方，另用一个小碟子；盛了一块鸡蛋，几块豆腐，放在他

面前。惜时吃着饭说：“若是火车不通，我就先到上海去，家里我住不惯了。”乌氏望着冯氏道：“哦！我忘了叫陈大嫂晚上蒸腊肉了。”陈大嫂是他家帮工的；在灶前收拾余火，将火钳夹着烧着的柴段，放进瓦罐子里去，好闷成焦炭。一听东家奶奶说，放了火钳，笑着站起来道：“我忙着给二先生炒南瓜子，把这蒸腊肉忘了，中上还剩有几块咸鸡，二先生吃吗？”惜时瞪了眼道：“冷东西不卫生，我不要，你们乡下人知道什么。”黄守义将筷子头梳了一梳短胡子，笑道：“你不要骂她是乡下人，我和你妈，你嫂嫂。”说着，放下筷子来，用手摸了一摸小中秋儿的头，笑道：“他也是个乡下人，不单是陈大嫂一个人是乡下人啊！”惜时也觉得自己的话有点不对，便不作声了。吃过了晚饭，他就没有心思看书。想到乡下物质不文明。又由此想到弃了城市来欣赏自然的那个女郎，介人既然说她每日都到湖汊子里来采菱角的，一定也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来，可惜当时因为自己有些不好意思，不曾把这话问出来，若是他的话可靠，今天她一定还会来的，照着昨日的时间计算；早早到河里去等着，大概会碰到她的。他这样想着，带了两本书，又带些茶叶干粮，独

自一人到船上去。心中又想着；船弯在河这边，她们的船走那边去了，会看不见，弯在那边，对于这边，也是一样。于是将舱里收着的一个不常用的小锚，翻了出来，将船撑到河中间，将锚抛入水内，这样的守着，无论船打上下左右来，都是可以看见的了，将船弯好了，拿了一本书，便躺在船头上来。然而今天看书，却和往日不同，书上的字，说的是些什么？一点也不知道。看了几页书，忍耐不下去，船上本有炉罐柴片，便到后艄去烧水泡茶喝。烧开了水，泡了茶，吃着干粮，混了不少的时间。这河汊里静悄悄，只听到两岸的虫声，偶然一叫，哪里有一点篙橹之声发生在水上？惜时等了个不耐烦，一摸身上，还有两条小手绢，便伏在船边，将手绢洗了；洗过了手绢，又把洗船的扫把，伸到水里去蘸着水，将船的四周都洗擦遍了，然而抬头看一看天上的太阳，依然正正当当的高照在头上，时候还早着呢！没有法，复又躺到船头上去看书，因为怕太阳晒，将船的席篷扯上前来，挡住了一边。工作了许久，人已是倦了，看书又看不入味，眼皮一涩，便朦胧的睡去。这一睡：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是哪个的船？停在河

中心，挡住了人家的路。”惜时听那说话的声音，正是女子，猛然惊醒，坐了起来，只将席篷一推，便见昨天那只船挨船而过，船上还是那两个人，只是那个女子将粉红衣服换了淡青的了。只是这样一犹豫，那一只船已经开到两三丈路之外。那个女郎倒坐在船板上，脸正对了这边，伸出一双白臂，将船板上堆着的菱角蔓子，一面理着向水里丢，一面摘了菱角，抛到筐子里。偶然一抬头，将头上的散发，掀到后面去。就在这时，远远的和惜时打了一个照面，惜时的船；是抛了锚的。看着人家的船，悠然而去，自己的船，一尺也移挪不动，待要抢着将锚拔起，赶了上去，又觉得太著了痕迹。只好呆呆的望着这只船，越走越远，今天什么都准备好了的，衣袋里正藏着一只闷表，连忙掏出来看时；乃是三点三刻，那末，明天她们要再来的时候，也不过三点前后，以后可以按着时候来等她们的了，今天虽然等着了，那也只好算白费了一天功夫，自己将这事闷在心里。到了次日，又依照预定时间到湖汊子里去等。可是今天和昨日又不同了，一直等到红日西下，望着这一湾流水，也不见采菱船的踪影。自己想着；这或者是自己来晚了，采菱角的人，

已经满载而归了。到了第三日：还是吃了午饭就到河下来，以为他们决不能不吃饭就出来，今天是准可以遇到的。然而望着这一湾流水的上下游，空悠悠的，除了几只白鹭会由上游飞过来，此外还有什么？连候二日不见，大概是不来了？本来采菱角也是一种游戏的事，何必日日都来，大概是从此终止了。他在船头上，向着前边呆呆的望了许久，叹了一口气，自回家去。这一天算了，到了次日；想起黄介人的话，她是陈步贤的小姨子，陈步贤家住在水竹庄，离这儿不远，何不前去看看，或者能探出一点消息来，也未可知。因之，换了乡下从不穿出来的西装，装着观看风景，慢慢的踱到水竹庄来。这个庄子，前面临水，三面都是竹林，除了有水路前去，来客都是由后面抄上前面。所以直到庄边；还看不见庄前的人物。惜时转过竹林，便听到前面一阵喧哗之声，看时：只见一群男女站在河岸上，只向河里招手说笑，赶过庄前一所打稻场，却是河里一只小船，载着人和行李，向下流而去。原来这里出门，因河流之便，多不坐车，就是用小船将人载出河汊，再到大河去搭船。看这样子，这庄上是有人远行了。惜时正在忖度，他所要会的那个陈步贤，

也在河岸上送客，看到他；连忙过来问道：“好几天不见，我以为你早到省城去了，原来你还在家里。”惜时道：“我不到省里去，我打算到北京去，但是因为铁路不通，我还走不了呢！”陈步贤道：“哪个说的，铁路不通？我们这位舍亲，现在就是回省后再上京。”说着，手向河下一指。惜时心里一惊，问道：“是哪位令亲？”陈步贤笑道：“是我姨妹；人很开通的，你昨天不来，要是你昨天来了，我就可以给你介绍了。”惜时听了这话，不觉默然。陈步贤道：“我不骗你的，你去打听打听回去，火车的确是通了。”惜时听着话，偷眼看看河里的船，早无影无踪，心里实在懊悔昔日在河下等她，早到这里来，岂不是和她早成朋友了，因道：“你令亲在省里住家，消息当然是比我更灵通，火车通了，这话一定不假，回家我和家父商量，一两天之内，我也要走了，但不知令亲到北京去，进的是什么学堂？”陈步贤笑道：“这个我是外行了，不过她也说了是要考大学。”惜时笑道：“你真是外行，北京的大学多得很，叫我到哪里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自己忽然省悟起来：姓陈的并没有叫我去找她，我怎么倒反问起姓陈的来，便改着说道：“哪里去知道呢？”陈步贤倒也不曾用心，

说过去就算了，倒约着他到家里去喝茶，惜时道：“我在家里闷的不得了，听到火车通的消息，我急于要回去商量起程了，改日会罢。”说着，点头作别，就回家了。到了家里，看到他父亲嘴里衔了旱烟袋，烟荷包里，满满装着一荷包关东叶子，踱出大门口来。惜时两手一伸，拦住去路，便道：“你老人家这一出大门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不要走，我有几句话说。”守义由嘴里取旱烟袋，将烟嘴子指点着他道：“你这个孩子，又是这样冒失，有什么事？这样等着我说哩！”惜时道：“你老人家预备几百块钱罢！我明天就动身到北京去。”黄守义道：“你一晌都没有提到要走，怎么今天突然的说要上北京去呢？”惜时道：“以前我是不知道火车通了，所以等一天又等一天，现在火车通了，我怎样不走呢？”守义道：“就是火车通了，也应当有一两天筹备，怎么说走就走。”惜时道：“我在乡下，又没有一点事，今天走，明天走，都是一样，我何必多耽误念书的时间！况且说是收拾行李，有今天晚上一整夜，也够收拾的了，我明天一早就到省里去，不知道你老人家能筹多少钱？”守义道：“你说走就走，我能筹多少钱，等你到了北京，我陆续汇给你罢！”惜